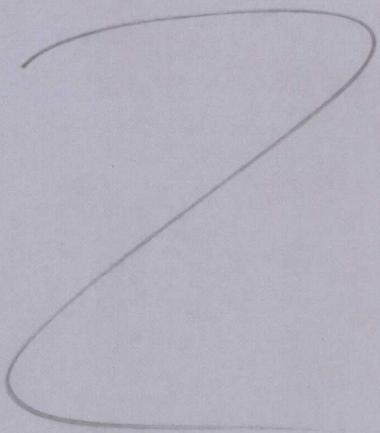


西山客话



汪曾祺
著



西山多隐士，绝世遗名，只求执守
真我。在八大处山庄怡居或小憩，做一
个闲人，晨起拾级登山，暮看夕鸟投林，春
花秋月，兴衰荣辱，存乎一心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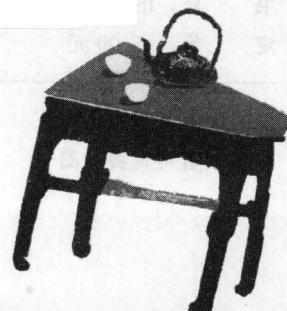
I267/779

2008



西山客话

汪曾祺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山客话/汪曾祺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002-2624-6

I. 西… II. 汪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6730 号

西山客话

著 者: 汪曾祺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5214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×960 1/16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624-6/I · 458

定 价: 25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午门忆旧	西山客话 / 2
	国子监 / 8
	钓鱼台 / 17
	午门忆旧 / 20
	北京的秋花 / 25
	人间草木 / 30
	草木春秋 / 36
 胡同文化	 胡同文化 / 46
	北京人的遛鸟 / 51
	闹市闲民 / 54
	晚年 / 57
	大妈们 / 60
	后台 / 65
	录音压鸟 / 69
	傻子 / 72
 家常酒菜	 家常酒菜 / 76
	豆腐 / 81
	栗子 / 89
	豆汁儿 / 92
	萝卜 / 94

	韭菜花 / 99
	贴秋膘 / 102
	五味 / 106
	食豆饮水斋闲笔 / 111
	寻常茶话 / 121
	吃食和文学 / 128
故人往事	老舍先生 / 138
	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/ 144
	哲人其萎 / 149
	潘天寿的倔脾气 / 153
	裘盛戎二三事 / 155
	谭富英佚事 / 160
	马·谭·张·裘·赵 / 163
	名优逸事 / 178
	艺术和人品 / 184
文章杂事	文章杂事 / 190
	随遇而安 / 197
	自得其乐 / 208
	我的“解放” / 216
	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 / 226
	一篇好文章 / 230
	书画自娱 / 232
	字的灾难 / 234
	京剧杞言 / 237
	关于《沙家浜》 / 244

午门忆旧

有午门，没有午门，是不大一样的，
没有午门，进天安门、端门，直接看到三大殿，
就太敞了，好像一件衣裳没有领子。
有午门当中一隔，后面是什么，都瞧不见，
这才显得宫里神秘庄严，深不可测。

西山客话

北京之西，西山之麓，长安寺与灵光寺之间，有陂陀隙地，业房地产者辟为山庄，即名为“八大处山庄”。地点选得极好。八大处近在咫尺，举步可以登山，有山居之清趣，无攀援之辛劳。又离市区不远，交通甚便。山庄建筑皆依山借景，藏屋于树。原有古树，怪石，悉皆绿尔。屋皆外朴内华，曲折有致。坐卧其中，有浮生半日之乐，得淡泊宁静之怀。春宜花，夏宜风，秋宜月，冬宜雪。四时佳兴，可与人同。其间亦有高敞厅堂，便交际，便洽谈，便开筵宴客。北京人口日密，华屋如林，求一可建别墅之地已无多矣。“八大处山庄”甚难得，有意卜居者幸勿失之交臂。辑此图册，备讯览焉。

命车入市，瞬目可至，
安步徐行，亦是乐事。

北京的地势西高东低。西面是山，东南是一马平川的“北

京小平原”。“西山”本是泛指北京西面所有的山。《日下旧闻》引清高宗乾隆语云：“西山峰岭屋叠，不可殚名，因居西城右辅，故以‘西山’概焉。”但“西山八大处”的西山则专指翠微、平坡、卢师三山。

八大处分布在三山之间。八刹非一时所建，但错落有致，好像有一个什么人事前作过一番统一规划似的。八大处的好处是景随步移，山随路转，八刹各有特色，绝不雷同。

西山峰峦重叠，但不甚高峻，到八大处作一日游，可以朝发夕归。但是爬一天山，总有点累。如果在八大处山庄住着，今天逛一两处，明天逛一两处，从从容容，潇潇洒洒，回到住处，点烟一支，沏茶一盏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金瓦红墙紫禁城，五朝宫阙尚峥嵘，
万方乐奏千条柳，丽日和风唱太平。
九城栉比列华屋，处处书香与画轴，
卜宅西山山下住，清淡不觉渐离俗。

西山分三山八处十二景，山山秀美，物物迷人，帝气瑞祥，加上气候宜人，冬暖夏凉，与京城相距不远，最宜建行宫。六处香界寺在八刹中为最大。这是明清两代帝王登山野游休息的地方，所以殿宇宏大精整。乾隆年间在这里修建了避暑行宫，丹漆彩画，更加华丽。

皇帝离开“大内”到行宫里来住，干什么呢？无非是参悟

佛理，修养精神。除了学佛、读书，还要习骑射，还会鼓捣一些小玩意，比如养蝈蝈。西山出产的蝈蝈，个儿大，皮色黑，声音宏亮，是有名的“铁皮蝈蝈”。大雪纷飞之际，把蝈蝈拿出来，听听蝈蝈叫，也是个“乐儿”。

山上二十七别墅，都是历代名人寻幽而建，现在还可觅到袁氏（袁世凯）、冯氏（冯国璋）等的别墅遗址。昔时有“西山三百寺”，与山隈青蔼相间，犹如佛国乐土。现存八大处，尽是明清两朝帝敕而建，各代皇帝都爱到此游乐参禅，乐而不疲，整个西山犹如一座巨大的御花园。八大处山庄正缘此帝气龙象而起。

八大处花木繁盛，长安寺后有山，曰虎头山。山前有一片杏树，约有千株。一千棵杏树，都开了花，那可是很壮观了。远望一片浅红的海，如云蒸霞蔚，使人目眩神移。

香界寺大雄宝殿前面有挲罗树两株。挲罗树中国很少，老百姓说月亮里的影子就是挲罗树影。弄楼一侧有一棵玉兰。八大处只此一棵，据说是明代所植，高与楼齐，开花时瓣如玉片，蕊似黄鹅，一树光明。灵光寺花木最盛，有一棵很高的紫薇。这棵树有“感觉”，用指甲挠它的树干，树的全身、枝、花就会微微颤动。八大处牡丹、芍药很多，几乎处处皆有。京西水好。水从太行山下来，到北京，落差五十米，于是潜入地面，为地下水。或有时涌出地面，为喷泉，为湖泊，最后汇入永定河。

西山八大处五处龙泉庵有一泉，清冽甘美。昔有自署“镌月老人”者作《甜水歌》：“……谁凿石罅泄醴涎，涓涓汨汨流清泉。……汲来烹茶香且冽，调羹炊黍味弥鲜。”

其实西山之水，本系一脉，“八大处山庄”前后左右之水，甚清冽甘美。“或云饮之令人寿，揆之于理或有焉”。

到了秋天，可看红叶。红叶不是枫树，是黄栌。黄栌到秋天，树叶就会转为红色。北京人看红叶是秋游盛事，可以说是倾城出动。原来看红叶是在香山，近年西山大力种植黄栌，西山遂成为看红叶的第二去处。陈毅将军诗云：“西山红叶好，霜重色愈浓”，红叶深浅层叠，如火如荼，作为摄影的背景，照北京人的话说：“没治了！”

冬日遇上大雪，八大处遍山银装素裹，更显佛教圣境。八大处是佛教圣地。最能吸引亚洲佛教徒的，是二处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塔。据闻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留下两枚佛牙，一颗传至锡兰，一颗辗转流传至燕京，由大辽建招仙塔供养。各国佛教徒来此膜拜者甚多。

结庐在人境。
性本爱丘山。
往来十丈红尘里，
难得浮生半日闲。

八大处山庄的设计意念卓绝，展现了皇家园林的神髓奇趣。中国皇家园林的营造，注重因山理水，借景点景，达到景区互补，与自然合一的境界，顺应帝王的博大胸襟。故八大处山庄的设计均以自然和谐为要。别墅依山而起，循势而上，高

差十几米，错落有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而且隐屋于树，在二点三公顷的山地上兴建二十五栋别墅，容积率仅百分之三点八，每幢建筑面积二百三十至四百一十平方米不等。每户更有三百五十至五百平方米的私家花园不一，参天古木，嶙峋怪石，悉皆留存。别墅的高度都在三层以下，与八大处胜迹相映成趣，其他任何市区内别墅无法相比。别墅外墙饰以雅致的灰色、白色，虽无宫阙雕梁繁美，但与青山绿树相生相融，内里品格益显高贵，并可随业主喜好任选装修风格，另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豪华感觉，尤胜帝王行宫。

西山多隐士，绝世遗名，只求执守真我。在八大处山庄怡居或小憩，做一个闲人，晨起拾级登山，暮看夕鸟投林，春花秋月，兴衰荣辱，存乎一心，然则“清冷之状与目谋，营营之声与身谋，悠然而虚者与神谋，渊然而静者与心谋”，淡泊宁静，心止如泓，非但抛却都市繁嚣陆离，更能忘象见性，俨然小隐于野。或可遥想昔日帝王在此宴乐游猎、修身养性、览经阅史、领悟治国大策的情景，体验帝王生活三昧，也是难得之乐。闲有隙时，不妨更深入山中，以当年卢师面壁的情怀，参禅证果，以随心、随喜、随缘的态度，倾听生命的真谛，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

皇家生活是极端奢侈的。拿吃来说，溥仪一家六口人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，三百八十八只鸡鸭。溥仪的还算少的，慈禧一个人要一百多样。这些菜肴只是显排场，摆样子的，太后、皇上是不吃的，他们各有膳房，另做爱吃的菜。慈

禧就爱吃李莲英做的烩鸭条。

清室帝后都爱听戏。宫里有几处戏台。最大的是颐和园的畅音阁，台有三层。宫里有专门培养演员和排戏的地方，叫做“升平署”。演员都是由聪明俊秀的小太监里选拔的。原来唱的是昆山腔、弋阳腔，后来逐渐改为皮黄。有时也把外面的名角传到宫里去“当差”，叫做“外学”，谭鑫培、杨小楼都到宫里唱过戏。唱好了，慈禧就降旨“赏”，唱不好就要“传杆子”——用竹竿打屁股。

皇室中有不少自己会唱戏的，称为“票友”。红豆馆主（傅桐）就是一代名票。不但“文武昆乱不挡”，除了武生、花脸，还能唱青衣。不少京剧名角都向他请教过。

北京有很多旗人（满族）。旗人不治生业，不种地，不会手艺，不做买卖，只是按时去领皇粮，叫做“铁杆庄稼”。他们的本事就是玩，玩得非常讲究、非常精致。架鹰，玩鸟。各种鸟，有听叫的，有观赏的，有打弹的，包括玩鸟笼、鸟食罐。玩鼻烟壶，瓷的、玛瑙的、“内画”料器。鼻烟壶只是把玩，并不真的装鼻烟。一只名贵的烟壶一装鼻烟就毁了。玩蛐蛐的，玩蝈蝈的……

蝈蝈养在葫芦里，随时在怀里揣着。

匏器（葫芦）作为玩意摆设大概是清代以后的事。在葫芦长成之前外面套了木刻的模子，让葫芦依着模子长，可以长成方的、四棱的、八角的样子。葫芦外壳有各种图案，也都是在模上抠出来，让它照样长，不是用刀刻的。

国子监

为了写国子监，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，不得要领。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，看了几天，看得眼花气闷，而所得不多。后来，我去找了一个“老”朋友聊了两个晚上，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。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，“侍候”过翁同龢、陆润庠、王垿等祭酒，给新科状元打过“状元及第”的旗，国子监生人，今年七十三岁，姓董。

国子监，就是从前的大学。

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，没法知道了（也许是一片荒郊）。立为国子监，是在元代迁都以后，至元二十四年（一二八八年），距今约已七百年。

元代的遗迹，已经难于查考。给这段时间作证的，有两棵老树：一棵槐树，一棵柏树。一在彝伦堂前，一在大成殿阶下。据说，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——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。柏树至今仍颇顽强，老干横枝，婆娑弄碧，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。那棵槐树，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

粗细，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，干枯僵直，全无一点生气，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。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，死了几十年，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。这是乾隆年间的事，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“万寿”，嗬，这是大喜事！于是皇上、大臣赋诗作记，还给老槐树画了像，全刻在石头上，着实热闹了一通。这些石碑，至今犹在。

国子监是学校，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，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。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（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，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），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。其中修建最多的，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，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。

一进国子监的大门——集贤门，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，牌楼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。这就是辟雍。这是国子监最中心、最突出的一个建筑。这就是乾隆创建的。辟雍者，天子之学也。天子之学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，谁也闹不清楚。照现在看起来，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，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，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，重檐，有两层廊柱，盖黄色琉璃瓦，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，梁柱檐饰，皆朱漆描金，透刻敷彩，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。辟雍殿四面开门，可以洞启。池上围以白石栏杆，四面有石桥通达。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，这里不必说它。辟雍，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，但都因

为没有水而作罢了（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）。到了乾隆，气魄果然要大些，认为“北京为天下都会，教化所先也，大典缺如，非所以崇儒重道，古与稽而今与居也”（《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》）。没有水，那有什么关系！下令打了四口井，从井里把水汲上来，从暗道里注入，通过四个龙头（螭首），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，泛着潋滟的波光了。二、八月里，祀孔释奠之后，乾隆来了。前面钟楼里撞钟，鼓楼里擂鼓，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，他走入讲台，坐上宝座，讲《大学》或《孝经》一章，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，这个盛典，叫做“临雍”。

这“临雍”的盛典，嘉庆、道光年间，似乎还举行过，到了光绪，据我那朋友老董说，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。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，月牙河（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“月牙河”）里整年是干的，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，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。这水是死水，那光景是不难想象的。

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、独特的建筑。北京有名的建筑，除了天安门、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、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，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。

辟雍之后，正面一间大厅，是彝伦堂，是校长——祭酒和教务长——司业办公的地方。此外有“四厅六堂”，敬一亭，东厢西厢。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。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，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，叫做“南学”（北方戏文动辄说“——到南学去攻书”，指的即是

这个地方)，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。学生的月考、季考在此举行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，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。

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，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，七八尺长，一尺许厚，重不知几千斤。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，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。据老董说，这是他默出来的！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，皇帝接受了，刻在国子监中，作为重要的装点。这皇帝，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。

国子监碑刻甚多，数量最多的，便是蒋衡所写的经。著名的，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“黄庭”、“乐毅”、“兰亭定武本”，颜鲁公“争座位”，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，我这回未暇查考。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、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：

惩学生每听着：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，学规好生严肃，秀才每循规蹈矩，都肯向学，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，朝廷好生得人。后来他善终了，以礼送他回乡安葬，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。

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，他每都怀着异心，不肯教诲，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，所以生徒全不务学，用著他呵，好生坏事。

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，他定的学规，惩每当依著行。敢有抗拒不服，撒泼皮，违犯

学规的，若祭酒来奏著恁呵，都不饶！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，或充军，或充吏，或做首领官。

今后学规严紧，若有无籍之徒，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，诽谤师长的，许诸人出首，或绑缚将来，赏大银两个，若先前贴了票子，有知道的，或出首，或绑缚将来呵，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。将那犯人凌迟了，枭令在监前，全家抄没，人口发往烟瘴地面。钦此！

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：明太祖为了要“人才”，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。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：严。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，就秉承他的意旨，订出许多规条，待学生非常的残酷，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。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，曾经闹过两次学潮。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，出了一张壁报（没头帖子）。太祖闻之，龙颜大怒，把赵麟杀了，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，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（照明太祖的语言，是“枭令”）。隔了十年，他还忘不了这件事，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。碑上所刻，就是训话的原文。

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，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？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精彩，应该垂之久远，所以特在北京又刻了一个复本。是的，这值得一看。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“崇儒重道”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，有力得多。